



荷花淀

孙犁 著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荷花淀

孙犁 著 眉睫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荷花淀 / 孙犁著. — 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8

(中小学生必读文学名著)

ISBN 978-7-5110-2102-1

I. ①荷… II. ①孙…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4171号

书 名: 荷花淀
作 者: 孙 犁

丛书策划: 梅 杰
责任编辑: 梅 杰 房 蓉 边海玲
责任印制: 张 羽
美术编辑: 吴光前

总发行人: 俞晓群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传 真: 010-68998879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
开 本: 16开(710毫米×1000毫米)
印 张: 17.5
字 数: 240千字
印 数: 6000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2102-1
定 价: 21.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徐 鲁

从二十世纪初叶迄今一百多年来，谁不曾熟读过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谁没有背诵过脍炙人口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散发着蚕豆花、稻花般的清香的《社戏》？谁不曾做过冰心先生的“小读者”？谁的心灵，没有被她笔下那盏闪烁着橘红色光芒的小橘灯温暖过、照耀过？谁的情感，不曾接受过《寄小读者》那涓涓春水的润泽？

如果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那些光芒璀璨的“小经典”——那曾经使一代代小读者甘之如饴和耳熟能详的名篇杰作一一开列出来，将是一份多么丰盈、美丽和迷人的文学书单：叶圣陶的《稻草人》，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老舍的《小坡的生日》，许地山的《落花生》，丰子恺的《忆儿时》，朱自清的《背影》，萧红的《呼兰河传》，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乌篷船》，废名的《竹林的故事》，茅盾的《大鼻子的故事》，凌叔华的《小哥儿俩》，王统照的《小红灯笼的梦》，严文井的《小溪流的歌》……

海豚出版社正是从中国一百多年来的整个现代文学史（包括儿童文学史）范围内，反复比较，精心遴选，从中择出最佳的版本，为中小学生读者和中小学语文老师老师们编选出版了这套文学名著“小经典”。

说这份书单是一套“小经典”，其中的“小”有两层意思：一是这些作品的作者，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级的文学家，而这些作品，却往往是他们文学年表里的一些“小作品”，是一棵棵参天巨树上绽放出的小花朵，是文学巨人们献给幼小者的珍贵礼物，是真正的“大家小书”。另一层意思就是，这些作品大都篇幅不大，有的只有几万字，不是皇皇巨著，而是形制短小的“小创作”，因此，在众多的现代文学巨著中可谓“小经典”。

据说，欧洲人有个说法，叫做“Small Is Beautiful”，即“小的是美好的”。德国经济学家 E. F. 舒马赫有本谈人类发展问题的畅销书，书名就叫《小的是美好的》。当然，对于任何文学名著来说，简单的“大”和“小”，并不能成为评价它们的标准，应该说，大的和小的作品都可能是美好的。我在这里只是想借用“小的是美好的”这个说法，来表达我对这套小经典的敬仰、喜爱与欣赏。

这一部部题材不同、风格各异的文学小经典，构成了一个色彩缤纷、悲欢离合的小世界，一代代小读者在其中阅读、生活、呼吸和成长。这些作品不唯是一代代人童年和少年时代里难忘的阅读记忆，也许还是小读者们成年之后仍然念念不忘、常读常新的必读篇目。卡尔维诺有一个人尽皆知的说法：“所谓经典，就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那么，这些小经典的每一篇、每一部，也都有资格成为“我正在重读”的书。

它们的品质和魅力，它们的伟大和不朽之处，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它们几乎都是文学大师们的精心之作和“唯一”的作品，套用现代文学家施蛰存先生的一个说法，就是可以全部列为“一人一书”的不二之选。这些作家们也许在他们的“大作品”里能够找出两三部或多部可以互相代替，但是像这样的“小经典”，却往往只有唯一的一部。它们几乎是从诞生那天起，就被打上了“杰作”或“不朽”的标识。也正是从这一点上，我十分认同和欣赏这份与众不同的“入选书单”，佩服海豚出版社作为“选家”的眼光和标准。

二是正因为这些作品都是文学大师们的精心佳构之作，所以，它们也足可成为现代白话语言在纯正、优美、规范诸方面的典范之作。事实上，这些作家和这些小经典，的确也是一代代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首选对象和必备选目。从这个意义上说，把这份书单定位为“中小学生必读文学名著”，一点也不夸张。而且，还因为篇幅上的节制与适度，它们也在无意中为中小学生提供了分级阅读、循序渐进的便利与保障。

三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即入选的这些作家和这些作品，虽然因为年代、地域、文化背景以及作家性格气质、个人知识谱系的不同，每一部作品也会在题材、体裁、感情基调、思想深度、语言风格等方面各有千秋，然而，仔细阅读这些作品就不难感到，这些作品在努力传达着各自时代的“时代精神”，在努力地赢得了当时的那一代小读者的同时，也都具有着强大和鲜活的生命力和超越力，能够超越各自的时代、地域和创作背景，把一些属于全人类的、真善美的、永

恒的东西，保留在了自己的作品里。这其中最可称道的，就是一种可使任何时代的读者都能感知的，伟大、朴素和温暖的“儿童精神”，或曰“童话精神”。这种“儿童精神”，包括单纯、天真、自然的童乐趣味，仁慈、宽容、温柔的舔犊般的母爱情感，对于每一个弱小的生命个体的充分尊重、理解与呵护，幽默、快乐和恣肆的游戏趣味，与花鸟虫鱼为邻的爱自然之心，等等。

我们看到，无论是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还是冰心先生的《寄小读者》，无论是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还是废名的《竹林的故事》，这种伟大的“儿童精神”，在每一本小经典闪耀和流淌。它们是美丽的星光，也是清亮的溪流；是薪火承传，也是血脉绵延。

不单单是儿童文学作品，在我看来，几乎是所有优秀的文学作品，都会具有一种伟大的精神和美好理想，那就是：要给世界送来爱心、温暖和力量，要给人间带来美好和幸福。虽然令人遗憾的是，任何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几乎都不可能从根本上去改变这个世界，也无力让所有的人都过上幸福的日子，甚至连在童话里也办不到。但是，我相信，一代代作家，仍然在怀抱着这种伟大的精神，朝着这个美好的理想去写作；一代代读者，也总在幻想和期待着，能从优秀的作品中发现和找到一种幸福的生活，领略到一种崇高和美好的人生。

这不仅是文学的伟大的魅力所在，也是文学阅读的恒久魅力所在。

2013年春天，写于武昌东湖梨园

目录

荷花淀 (1)

芦花荡 (10)

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 (17)

“藏” (21)

女人们 (36)

嘱咐 (46)

少年鲁迅读本 (57)

采蒲台的苇 (74)

织席记 (76)

安新看卖席记 (79)

黄鹂 (83)

童年漫忆 (87)

保定旧事 (93)

石子 (101)

致铁凝信 (105)

- 亡人逸事 (108)
- 谈 美 (113)
- 乡里旧闻(一) (121)
- 乡里旧闻(二) (143)
- 母亲的记忆 (170)
- 父亲的记忆 (172)
- 画 的 梦 (175)
- 青春余梦 (180)
- 芸斋梦余 (183)
- 戏的续梦 (187)
- 火 炉 (192)
- 猫鼠的故事 (194)
- 报纸的故事 (197)
- 牲口的故事 (202)
- 昆虫的故事 (205)
- 鞋的故事 (208)
- 钢笔的故事 (213)
- 小 贩 (216)
- 晚秋植物记 (219)

无花果	(223)
鸡叫	(227)
菜花	(230)
吃菜根	(233)
记春节	(235)
楼居随笔	(238)
秋凉偶记	(243)
我的绿色书	(248)
我的童年	(250)
书的梦	(253)
读萧红作品记	(260)
编后记	(266)

荷花淀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

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苇子？不知道。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垛起垛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女人们，在场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六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好席子，白洋淀席！”

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但是大门还没关，丈夫还没回来。

很晚丈夫才回来了。这年轻人不过二十五六岁，头戴一顶大草帽，上身穿一件洁白的小褂，黑单裤卷过了膝盖，光着脚。他叫水生，

小苇庄的游击组长，党的负责人。今天领着游击组到区上开会去来。
女人抬头笑着问：

“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站起来要去端饭。水生坐在台阶上说：

“吃过饭了，你不要去拿。”

女人就又坐在席子上。她望着丈夫的脸，她看出他的脸有些红胀，说话也有些气喘。她问：

“他们几个哩？”

水生说：

“还在区上。爹哩？”

女人说：

“睡了。”

“小华哩？”

“和他爷爷去收了半天虾篓，早就睡了。他们几个为什么还不回来？”

水生笑了一下。女人看出他笑的不像平常。

“怎么了，你？”

水生小声说：

“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

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水生说：

“今天县委召集我们开会。假若敌人再在同口安上据点，那和端村就成了一条线，淀里的斗争形势就变了。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地

区队。我第一个举手报了名的。”

女人低着头说：

“你总是很积极的。”

水生说：

“我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是干部，自然要站在头里，他们几个也报了名。他们不敢回来，怕家里的人拖尾巴。公推我代表，回来和家里人们说一说。他们全觉得你还开明一些。”

女人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她才说：

“你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

水生指着父亲的小房叫她小声一些。说：

“家里，自然有别人照顾。可是咱的庄子小，这一次参军的就有七个。庄上青年人少了，也不能全靠别人，家里的事，你就多做些，爹老了，小华还不顶事。”

女人鼻子里有些酸，但她并没有哭。只说：

“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了。”

水生想安慰她。因为要考虑准备的事情还太多，他只说了两句：

“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打走了鬼子，我回来谢你。”

说罢，他就到别人家里去了，他说回来再和父亲谈。

鸡叫的时候，水生才回来。女人还是呆呆地坐在院子里等他，她说：

“你有什么话嘱咐我吧！”

“没有什么话了，我走了，你要不断进步，识字，生产。”

“嗯。”

“什么事也不要落在别人后面！”

“嗯，还有什么？”

“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

那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

第二天，女人给他打点好一个小小的包裹，里面包了一身新单衣，一条新毛巾，一双新鞋子。那几家也是这些东西，交水生带去。一家人送他出了门。父亲一手拉着小华，对他说：

“水生，你干的是光荣事情，我不拦你，你放心走吧。大人孩子我给你照顾，什么也不要惦记。”

全庄的男男女女也送他出来，水生对大家笑一笑，上船走了。

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过了两天，四个青年妇女集在水生家里来，大家商量：

“听说他们还在这里没走。我不拖尾巴，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

“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

水生的女人说：

“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安据点……”

“哪里就碰得那么巧，我们快去快回来。”

“我本来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么看头啊！”

于是这几个女人偷偷坐在一只小船上，划到对面马庄去了。

到了马庄，她们不敢到街上去找，来到村头一个亲戚家里。亲戚说：你们来的不巧，昨天晚上他们还在这里，半夜里走了，谁也不知开到哪里去。你们不用惦记他们，听说水生一来就当了副排长，

大家都是欢天喜地的……

几个女人羞红着脸告辞出来，摇开靠在岸边上的小船。现在已经快到晌午了，万里无云，可是因为在水上，还有些凉风。这风从南面吹过来，从稻秧上苇尖吹过来。水面没有一只船，水像无边的跳荡的水银。

几个女人有点失望，也有些伤心，各人在心里骂着自己的狠心贼。可是青年人，永远朝着愉快的事情想，女人们尤其容易忘记那些不痛快。不久，她们就又说笑起来了。

“你看说走就走了。”

“可慌（高兴的意思）哩，比什么也慌，比过新年，娶新——也没见他这么慌过！”

“拴马桩也不顶事了。”

“不行了，脱了缰了！”

“一到军队里，他一准得忘了家里的人。”

“那是真的，我们家里住过一些年轻的队伍，一天到晚仰着脖子出来唱，进去唱，我们一辈子也没那么乐过。等他们闲下来没有事了，我就傻想：该低下头了吧。你猜人家干什么？用白粉子在人家影壁上画上许多圆圈圈，一个一个蹲在院子里，托着枪瞄那个，又唱起来了！”

她们轻轻划着船，船两边的水哗，哗，哗。顺手从水里捞上一棵菱角来，菱角还很嫩很小，乳白色。顺手又丢到水里去。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

“现在你知道他们到了哪里？”

“管他哩，也許跑到天邊上去了！”

她們都抬起頭往遠處看了看。

“唉呀！那邊過來一隻船。”

“唉呀！日本鬼子，你看那衣裳！”

“快搖！”

小船拼命往前搖。她們心裡也許有些後悔，不該這麼冒冒失失走來；也許有些怨恨那些走遠了的人。但是立刻就想，什麼也別想了，快搖，大船緊緊追過來了。

大船追的很緊。

幸亏是這些青年婦女，白洋淀長大的，她們搖的小船飛快。小船活像離開了水皮的一條打跳的梭魚。她們從小跟這小船打交道，駛起來，就像織布穿梭，縫衣透針一般快。假如敵人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

後面大船來的飛快。那明明白白是鬼子！這幾個青年婦女咬緊牙制止住心跳，搖櫓的手並沒有慌，水在兩旁大聲哗哗，哗哗，哗哗！

“往荷花淀里搖！那里水淺，大船過不去。”

她們奔著那不知道有幾畝大小的荷花淀去，那一望無際的密密層層的大荷葉，迎着陽光舒展開，就像銅牆鐵壁一樣。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來，是監視白洋淀的哨兵吧！

她們向荷花淀里搖，最後，努力的一搖，小船竄進了荷花淀。幾只野鴨撲楞楞飛起，尖聲驚叫，掠著水面飛走了。就在她們的耳邊響起一排槍！

整个荷花淀全震荡起来。她们想，陷在敌人的埋伏里了，一准要死了，一齐翻身跳到水里去。渐渐听清楚枪声只是向着外面，她们才又扒着船帮露出头来。她们看见不远的地方，那宽厚肥大的荷叶下面，有一个人的脸，下半截身子长在水里。荷花变成人了？那不是我们的水生吗？又往左右看去，不久各人就找到了各人丈夫的脸，啊！原来是他们！

但是那些隐蔽在大荷叶下面的战士们，正在聚精会神瞄着敌人射击，半眼也没有看她们。枪声清脆，三五排枪过后，他们投出了手榴弹，冲出了荷花淀。

手榴弹把敌人那只大船击沉，一切都沉下去了。水面上只剩下一团烟硝火药气味。战士们就在那里大声欢笑着，打捞战利品。他们又开始了沉到水底捞出大鱼来的拿手戏。他们争着捞出敌人的枪支、子弹带，然后是一袋子一袋子叫水浸透了的面粉和大米。水生拍打着水去追赶一个在水波上滚动的东西，是一包用精致纸盒装着的饼干。

妇女们带着浑身水，又坐到她们的小船上去了。

水生追回那个纸盒，一只手高高举起，一只手用力拍打着水，好使自己不沉下去。对着荷花淀吆喝：

“出来吧，你们！”

好像带着很大的气。

她们只好摇着船出来。忽然从她们的船底下冒出一个人来，只有水生的女人认得那是区小队的队长。这个人抹一把脸上的水问她们：